

醉了

世间人·心底事·杯中酒
醉非醉
了难了

主编 李勇



成都时代出版社
CHENGDU TIMES PRESS



醉

，

非

醉

了

，

难

了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书章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醉了 / 李勇主编. -- 成都: 成都时代出版社, 2016.10

ISBN 978-7-5464-1762-2

I. ①醉… II. ①李… III. ①酒文化—泸州 IV.

①TS971.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42588号

醉 了

ZUI LIAO

李勇 主编

出 品 人: 石碧川

责任编辑: 干燕飞

责任校对: 李 航

责任印制: 陈晓蓉

出版发行: 成都时代出版社

电 话: (028) 86742352 (编辑部)

(028) 86615182 (发行部)

网 址: www.chengdusd.com

印 刷: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规 格: 170mm×230mm

印 张: 14.75

字 数: 250千

版 次: 2016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64-1762-2

定 价: 28.00元

著作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刷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联系。

电话: (028) 85011398

醉

了

了，非醉了，醉了



【阿来】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史上最年轻获奖者，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代表作品有《尘埃落定》、《格萨尔王》、《空山》等。

不怨穷来不羡有，只愿江水化为酒。

将身卧在沙滩上，浪来一口我一口。

这首传唱在酒城的歌谣，据说是泸州长江之畔东岩寺的一位癫和尚，月夜下衔杯畅饮，狂啸吟唱所留。待人寻去时，那人那歌已随一叶扁舟泛江而去，消失在迷离月色与水气云岚之间。

浮世滔滔，富贵穷通，最终都化了酒。就这样一口，又一口，且喝了它，自然有潇洒去处。

明代大才子杨升庵贬谪滇地，寓居泸州十年有余。才华冠绝却壮志难酬，荣辱悲欢唯付与一江水、一樽酒，才有了这千年一叹：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一首是放浪形骸的打油，一阙是阅尽千帆的顿悟，一谐一庄之间的人生况味，令人遐思：这是微醺中的适意，还是酒后清醒的超脱？或是拟把疏狂图一醉，欲了心中难了之事……

泸州，究竟是怎样的人文风物，呼唤出人性心底的原色与真声，营造出这活泼泼的中国水墨画般的超然天地？

“酒城”，是朱德在护国战争的烽烟中，对泸州亲切的称呼。正是这浓香的酒城之酿，安慰过杨升庵宦海沉浮的憔悴心魂，牵引过杨贵妃爱恨空梦的美人心事，沉醉过花间词人韦庄的凄切情殇；正是这醇厚的泸州之酒，弥漫在诸葛亮治蜀的民间传说里，停泊在杜甫颠沛流离的工部滩头，掩映在张之洞“酒好不怕巷子深”的啧啧称赞中……浓得化不开吹不散。风过泸州也带着酒香，水绕泸州也醉得缠绵曲折，引人心驰神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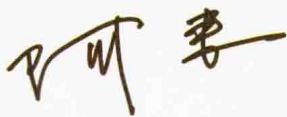
一饮，是千年，一醉，也是千年。

穿越历史的天空，在传承至今的中国传统民族产业中，比之于慈悲济世的中药，宁静致远的茶叶，温婉细腻的丝绸，精致典雅的瓷器，白酒演绎着东方独有的浪漫与传奇。相如文君当垆卖酒，诗仙太白斗酒百篇，东坡居士还酹江月……酒，是历史的沉淀；文化，更是酒的灵魂。酒为我们呈现的，是人文与历史，更是世道与人心。

本书为读者斟上一杯杯浓香酒，导游读者观览酒城泸州风云际会的历史名人故事，品味被酒还原的人生世相。忙碌都市中案牍劳形，繁华红尘里丝竹乱耳，等待读者的那杯酒，是让人更放松，还是更沉重？是更迷醉，还是更清醒？展开这本书，读者品赏的，将是不同的况味。

世间人，心底事，杯中酒……

醉，非醉；了，难了！



2015年12月

目 录

01/	序 言	醉，非醉；了，难了
-----	-----	-----------

正篇：名人酒话篇

01/	杨 慎	一壶浊酒喜相逢
18/	杨玉环	贵妃醉酒
37/	张之洞	酒好不怕巷子深
55/	司马相如	凤求凰兮，琼酿映月
71/	诸 葛 亮	为救三军共枕眠，诸葛江阳传妙方
87/	韦 庄	红缕玉盘金缕盏，满酌一杯劝和泪
107/	苏 轼	仙踪奇遇品泸酒，神游佛地会知交
125/	黄庭坚	诗酒风流千古，翰墨留香江阳
149/	李 白	莫使金樽空对月
169/	杜 甫	三杯入口心自愧，枯口无字谢主人
189/	张 船 山	衔杯却爱泸州好
207/	朱 德	护国烽烟诗酒情

副篇：泸州酒史篇

- 13/ 中国酒城，醉美泸州
- 33/ 中国大曲酒的开山鼻祖/记“制曲之父”郭怀玉
- 49/ 龙潜于窖/记窖藏酿制祖师施敬章
- 65/ 文韬武略酿琼浆/记国窖始祖舒承宗
- 83/ 力排众议护国宝，振兴泸酒醉世人/记温永盛创始人温宣豫
- 101/ 泸州大曲天下传/记巴拿马金奖功臣温筱泉
- 119/ 揭开中国白酒千年酿造之谜的人/记国际酿酒大师赖高淮
- 141/ 凡华人之所到，品味泸州老窖/记中国白酒历史杰出贡献人物张良
- 161/ 领航中国白酒科技的大师/记首批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沈才洪
- 185/ 倾心传统民族技艺/记中国酿酒大师张宿义
- 201/ 一曲酒舞天下殊/记美女酿酒大师曾娜
- 227/ 后记



【杨慎】

杨慎：一壶浊酒喜相逢

杨慎（公元1488年～1559年）：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人，明正德六年（公元1511年）一甲进士第一（状元）。《明史》谓“终明之世，著述之富，记诵之博，推慎为第一”。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以“议大礼”获罪，充军云南。其间，流寓泸州（古称江阳）有十余年，成著作十余卷，尤以《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名播天下。

四川泸州，神臂城。秋风瑟瑟，落木含悲。

一位须发花白的老者手抚斑驳城墙，凝望城下滚滚东流的长江，郑重地将杯中之酒缓缓注入江水。忽而，他将空杯掷地，仰天长啸，一曲《临江仙》脱口而出——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这位老者不是别人，他正是曾经风光无限的状元郎杨慎……

美酒载情深

明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

藏酒洞中陶坛排列整齐，像一列列整装待发的雄兵，美酒飘着醉人的浓香。泸州卫指挥使韩适甫端起酒家从一坛陈年老酒中取出的一杯轻啜了一口，眉宇间顿时溢满了欢喜——好酒！

韩适甫不由想到了远在京师的姨父和表哥：姨父杨廷和是连皇帝都畏惧三分的当朝首辅；表哥杨慎状元出身且身兼内阁修撰要职。出身名门的韩适甫心气颇高，却独独对这位才高八斗的状元表哥服气得很。

日前，在京担任武官的同乡好友传来讯息，朝中“议大礼”事件愈演愈烈，触犯了龙颜。他隐隐为忠义过人的姨父和年轻气盛的表哥担心。

正遇此京中武官的家人前往京师探亲，韩适甫准备顺道为表哥捎去两坛最好的泸州酒。

酒家听闻大喜过望：“当年杨大人高中状元名满天下之时，承蒙韩大人厚爱，用此酒为状元公庆贺；如今，又能为杨大人送酒，当真是天大的面子！”

韩适甫返乡后立刻修书一封，信中他表达了对姨父和表哥的担忧。特别诚邀经年未见的表哥到泸州小住数日，举杯共品泸州美酒。

韩适甫的酒和信抵达了京城，可杨氏父子却没有收到。

杨氏父子正面临一场重大的变故和考验。为了对抗张璁、桂萼等朝廷小人对大明王朝规制的破坏，延续王朝的兴盛和稳定，围绕力阻嘉靖改称生父兴献王为恭穆皇帝的决定，杨廷和领导内阁群臣开展了史上著名的“议大礼”之争。

此时，书房内，杨慎看着面色凝重、久久不发一言的父亲，心中满是忐忑和疑惑。终于，打破久久的宁静，杨廷和缓缓言道：“为父已决定向皇上提出致仕回乡，礼议之争我回乡之后但可休矣，你就不要再卷进这场争斗之中！”“父亲，您……”杨廷和挥挥手，打断了杨慎的惊疑：“我意已决，切记为父之言。将来，你就知道为什么了……”

随着父亲的离去，杨慎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境地：一面是父命难违，一面是为臣大义……

“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吾辈别无选择。父亲，请恕儿子逆了您的心愿！”杨慎毅然接过了父亲“议大礼”领导者的大旗，站在了斗争的最前列。

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七月，左顺门。

“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杨慎掷地有声。随即，率二百二十余名朝臣，以撼门大哭之举表明直谏的决心。

天子一怒，血流成河。一百多名大臣被施以廷杖，更是当场杖毙了16人。

侥幸保住一命的杨慎原该避开这风口浪尖，明哲保身。可他却选择了在十日后再次冒死进谏。这一次的廷杖之刑将他打得奄奄一息。伤势还未得以休养，他便接到了一纸充军云南永昌卫的谪令。



【泸州神臂城——杨慎醉作《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处；
此词被《三国演义》开篇引用，广为流传】

不过，杨慎在伤痛之余也常常纳闷：作为左顺门事件的领导者，他已抱定了丧生棍棒之下的决心。然而，两次廷杖，他总感到行刑之人，有意无意间在手下留情……

千里护状元

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

当韩适甫那两坛酒送至京城时，正值左顺门事件惨烈发生，杨慎没能收到表弟送来的美酒。廷杖打坏了他的背部，他只能一路卧趴着前往云南永昌卫。

似乎是因为被贬的心情不佳，杨慎一路上故意和所有人作对。明明走水路五天就能到达，杨慎却偏偏要乘车走上十天。明明有可以直通的大路，他却非让车夫走崎岖绕路的小道。

“这不是故意折腾人吗？”

路经武陵源时，当杨慎第三次决定临时改道，车夫心里压抑的不满终于爆发了。车夫口里答应，待车内杨慎疲惫昏睡时，偷偷挥鞭，将马儿赶向了那条好走的沿山小道。

正当车夫为自己的小聪明而大感得意时，忽然，头顶有碎石不断滚落。一开始，车夫并未在意，只道是山上偶有石块掉落，尚属正常。可当滚落的石块越来越大时，车夫意识到这里面事有蹊跷。车内的杨慎也已经发现不对，忍着背痛，将头探出车窗，这一看，不由得浑身的血液都凝固了——只见一块巨大的山石正以飞快的速度朝着马车所在的方向滚滚而来。杨慎绝望地闭上双眼——

不好！信上的事真的应验了！

原来杨慎这一路总是临时改道，不走近偏走远、不走宽敞大道非走崎岖小径，并非心情不佳、故意刁难车夫，而是因为在出行前，他曾收到过一封匿名信。信中，寄信人言词恳切地告诉杨慎，有人意欲在他前往永昌卫的路上取他性命。

杨慎心知父亲在朝为官时，因为刚正不阿、秉公办事的确得罪过不少人，加之自己与朝中小人抗争，这路上难免凶多吉少。一路上，他多了一个心

眼，总是尽量避开那些易设埋伏的道路。可他怎么也没想到，车夫竟然会擅自改变了道路。望着眼前这滚滚而来的巨石，杨慎心中明白——杀手出招了！

闭着眼等待命运审判的杨慎却并没有等来巨石，反而等来了一队天降奇兵。这些蒙面人身手矫捷，领队的那个大汉几乎只是轻轻一提，便将杨慎移到了自己的马上。杨慎虽不知来人是敌是友，但他心知没有对方自己早就葬身在巨石之下，所以也不多问，任凭对方将自己一路带到了江边。

大汉突然翻身下马，单膝跪地道：“参见杨大人。”

这一变故委实出乎杨慎意料之外，杨慎并不记得自己结交过这样身手了得的朋友。

蒙面大汉看到杨慎的反应后，笑呵呵地一把扯去脸上蒙面的黑巾：“杨大人可否记得那封匿名信中交待之事？”

杨慎不禁失声道：“竟然是你！”

他怎么也不会想到，搭救自己的人竟然就是在“议大礼”那天，将自己打得皮开肉绽的那个锦衣卫。

“你为什么要救我？”知道了蒙面人的身份之后，杨慎反倒觉得更加糊涂了。

“杨大人，此地不宜久留。我们上船后再聊。”锦衣卫说时，他身后那些人已经迅速将杨慎的行李运到了早已停在岸边的船上。

在船上，锦衣卫从船舱一角取出两坛酒来，进献到杨慎面前道：“杨大人，这两坛泸州美酒现在物归原主。”

“泸州美酒！原主？”杨慎惊讶不已。

这位自称飞豹的锦衣卫向杨慎细说了事情的来龙去脉。飞豹乃四川泸州人氏，素与泸州卫指挥使韩适甫交厚。飞豹素敬两朝首辅杨廷和忠诚刚直，乃社稷之重臣；杨慎才华冠绝，人品俊伟不输其父。

飞豹收到韩适甫托其家人从泸州捎来的老酒与书信，正欲寻找机会送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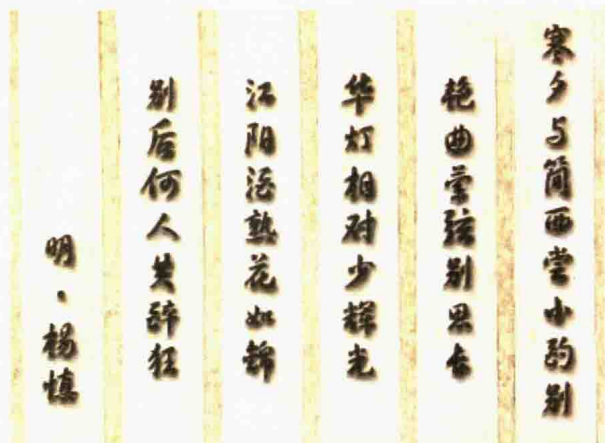
杨府之际，不料，朝廷严惩“议大礼”众官的命令已到。“议大礼”那天，飞豹奉命与其他锦衣卫一起前往左顺门捉拿群臣。杨慎誓死卫义的行为，更让飞豹大为震撼。因此明明已经接到了张璁等人授意，廷杖时置杨慎于死地，他毅然手下留情，虽将杨慎打得皮开肉绽，但仅是外伤并无大碍。

杨慎听后恍然大悟：“我行动不便，屡派家丁一路侦探，几次本该命丧追杀者之手，但却有惊无险，原来是义士暗中相助，请受杨某一拜！”

“大人重伤在身，切切不可！豪侠仗义乃泸州人性情，但与大人忠肝义胆相比，何足挂齿！”

杨慎听罢大喜，眼中放光：“快快将酒开来，我中状元之时曾饮此酒，至今难忘。今日，我要用泸州之酒敬泸州义士！”在开坛瞬间，醉人的香气顿时溢满船舱。

开怀畅饮之际，飞豹从怀中取出韩适甫书信，杨慎急拆



【杨慎寓居泸州诗作】

开展读。信中，亲人相惦，美酒相邀，情辞切切，如寒冬里的炭火，甚是暖人。

“杨大人，泸州美酒不仅芳香可口，还有疗伤的特效。”飞豹从怀中取出一个药瓶，将药粉倒至碗中，用酒调匀，再轻敷至杨慎背上的伤口处。令人称奇的是，一直折磨着杨慎的钻心刺痛竟然在这药酒的作用下缓解了许多。

连日来遭受重创的杨慎，那颗疲惫仓惶的心安稳了下来，不知不觉间沉沉进入了梦乡。

次日醒来，飞豹一行已悄然离去，只留下了书信一封。信中言到，他会在朝中继续暗中相助杨慎，但因锦衣卫身份特殊，切不可将相救之事泄露。

杨慎心中对飞豹这名义薄云天的泸州汉子充满了感激，同时，也对自己未知的前路充满了迷茫。

醉里簪花笑

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

贬居云南的杨慎一直在期盼着能获得赦免，然而这一等就是五年。可他等来的并不是皇上的回心转意，而是父亲杨廷和病逝的消息。

奔丧路上凄风苦雨，好不容易回到家，杨慎原以为迎接自己的会是热情与温暖，可他看到的却是无人打理的荒旧老宅，以及一张张冷淡回避的面孔。

父亲杨廷和三朝为官，两朝首辅，任上革除弊政，为大明的繁盛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最终却落得削职为民的凄凉下场，回乡后受尽了当地官员士绅的奚落。

想当初杨家权势显赫时，父子俩返乡探亲，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围观百姓人山人海，官员个个巴结相迎。杨慎摇头苦笑，人情冷暖，也未免如此。

在入殓盖棺的那一刻，杨慎从父亲脸上看到的却是镇静与从容。他似乎明白了当年父亲在书房告诫的苦心。你争我夺，荣辱沉浮，在权力的游戏面前，没有永远的赢家。

“父亲，您是告诉儿子，要学会保全和放下吗？”

在杨廷和的葬礼上，杨慎终于遇见了韩适甫兄弟。两兄弟见到杨慎后激动不已，热络的模样让杨慎觉得就好像又回到了儿时。

“表哥，五年前我曾派人特地给你送过两坛好酒，邀你到泸州一聚。可谁知送酒的人带回消息说，你被发配到永昌卫了。”

韩适甫这番话更令杨慎回忆起了那位飞豹义士。在他最困难的时候，泸州人搭救了他的性命，泸州酒缓解了他的伤势，更在他凄凉的人生旅途中给了他温暖的慰藉。

在表弟俩的盛邀下，杨慎辞别了令他朝思暮想又令他心寒失望的家乡来到了泸州。

此后，在杨慎35年的放逐生涯中，与泸州结下了十余年的不解之缘。

在泸州，他很快就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挚友并开堂讲学，包括州官公子在内的相当一批门生对其极为拥戴，使得他在泸州更加为人们所熟知和尊重。

泸州士人多能高咏，组织了一个叫做“汐社”的学术团体，杨慎自然成为了汐社的领袖。把酒畅谈，联句吟诗，泛舟长江，登临山水，泸州留下杨慎著作十余卷之多，也留下了不少令人津津乐道的趣事……

这一日，韩适甫刚回到家，便见杨慎的下人慌慌张张地前来报信：“老爷不好了！杨老爷他……他是不是疯了……您快去看看吧！”

韩适甫连忙跟着家奴一路跑到大街上，只见街坊邻居早已将街道围得水泄不通，韩适甫便紧随着东挤西撞的人群穿到了最前面——杨慎坐在一乘仅容一人的无顶小轿中，脸上打着厚厚的白粉，两颊涂抹着鲜红的胭脂，还用五颜六色的绸条将头发束起。他在轿内借着酒性卖力地舞起双袖，时而痴痴

嘻笑，时而狂放高歌。

一股浓浓的酒味扑面而来，韩适甫心中大为疑惑，心道：“莫不是表哥酒后失态？”忙走上前去，“表哥……”他还没来得及多言，已被杨慎忽地从轿中跳将下来一把拉住。杨慎兴奋叫道：“来得正好！来来来，陪我一起彩衣相娱！”

“哎，可怜啊！杨大人不得赦免，又不能归乡，莫不是得了疯病了？”“可惜了个好满腹才华、忠贞大义杨状元！”



【杨慎醉里簪花笑图】